

气有浩然 学无止境

——记华岗先生

“气有浩然,学无止境”,这是山东大学的校训,而对山东大学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任校长华岗来说,这也恰是他一生人格的写照。华岗是一位资深的革命家、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在他近 70 年的生涯中,曾为民族复兴和创建新中国建立了奇功伟业,他的一生闪耀着璀璨的光华。



永不懈怠的学者

新中国建设的元勋

华岗 1903 年生于浙江龙游庙下乡,学生时代即聪慧过人。1925 年加入共产党,1927 年前往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回国后担任团中央领导。1930 年他任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积劳成疾。“九·一八”事变后,华岗被任命为中共满洲(东北三省)特委书记,他在赴任途经青岛时,为叛徒出卖被捕,五年后才被营救出狱。出狱后,华岗担任《新华日报》第一任总编辑。他忘我地工作,写了许多评论文章,积极宣传反映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呼声。他的远见卓识和犀利文笔被赞为“笔扫三军,挥斥八极”。

1941 年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和董必武将才华出众的华岗派到西南诸省做地方高层领导的统战工作,以盼来日大展宏图。这年春天,华岗以中共代表的身份来到西康省(我国旧省名,1955 年撤销,原所属区划入四川和西藏两省)雅安,以中学教师的身份作掩护,多次与省主席刘文辉长谈。此后华岗又克服重重困难,继续扩大统一战线成果。他与西南军政副长官邓锡侯、川康绥靖主任潘文华频繁交往,聚谈磋商,宣传中共的抗日政策和策略,对敦促西南诸省联合,促蒋抗日起了很大作用。

1943 年夏秋之交,华岗到了昆明,以云南大学教授的身份作掩护,讲授《社会发展史》和《中国社会思想史》等课,同时开始了对云南军政上层和高级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后来的 1948 年,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时,势如破竹,长驱直入。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副长官邓锡侯及龙云亲信、云南省主席卢汉等人的相继起义。而局外人很少知道,此前华岗为这场历史巨变所发挥的搭桥铺路、釜底抽薪的巨大作用。

1945 年华岗回到中共南方局担任常委、宣传部长,适逢毛泽东飞抵重庆进行国共和平谈判,华岗担任谈判代表团顾问。1946 年 5 月,他随中共谈判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到达上海,代表团下设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华岗任书记。

国共谈判破裂后,华岗随董必武撤回延安,又辗转河北平山,旋即秘密赴香港,仍然做统战工作。1948 年春,他在香港与郭沫若、沈钧儒、马叙伦、马寅初等来往密切。为了争取这些人早日到华北解放区,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9 年 9 月,华岗离开香港,经上海转北平,滞留青岛。这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来电,希望他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第一副部长;周恩来总理想让他任教育部党组书记,但他只表示愿意在基层教育部门做些实际工作。不久,他便以教授身份

开始为山东大学讲授政治大课。1950 年 4 月,华岗被任命为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54 年,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但后来受到“胡风案”的牵连而蒙冤入狱,从 1955 年 8 月开始至 1971 年 1 月他一直被关押在狱,直至 1980 年才得以平反。1972 年 5 月 17 日华岗在济南医院离世。

华岗自己说:“我首先是一个战士,其次才是一个学者。”作为战士的华岗为新中国的建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为学者的华岗则展现出渊博的知识和远见卓识。

首先,华岗一生著述颇丰。华岗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是一位著名的共产党人,也是中共党内的才子和“一枝笔”(解放前在国统区他被称为中国的“三大手笔”之一,与胡乔木、王芸生相并列)。在团中央工作时,还被称为中共宣传战线上的“四大金刚”之一,他的文章常见于《列宁青年》《群众》等党团刊物上,后来他还是《新华日报》第一任总编辑。

华岗一生笔耕不辍,先后写有《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五四运动史》《1925—1927 中国大革命史》《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社会发展史纲》《中国历史的翻案》等。即便是后来身陷囹圄,他依然撰写了《美学论要》(20 万字),还完成了另一部著作《规律论》(35 万字)。当时许多进步青年都是读着华岗他们的书成长起来的,如那本吸引了无数热血青年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宣言》,它的第二个中文全译本就是由华岗翻译的。

其次,华岗先生的渊博知识和学者的儒雅之风,不得不令人钦佩。抗日战争期间,以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组合的西南联大设在昆明,一大批心怀祖国命运、关注民主政治的高级知识分子云集于此。华岗广泛接触这批名流巨擘,一一访问了闻一多、李公朴、张奚若、潘光旦、吴晗、费孝通等人,与他们谈学术、谈政治。华岗坦率真诚,儒雅亲切,知识渊博,胆识过人,使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敬服心折。

华岗先生最初在山东大学教授的课是《新民主主义新文化》、《社会发展史》等。据他的学生回忆,华岗身材不高,身着灰色干部服,镜片后边是一双沉静凝思的眼睛,有温和儒雅的风采。他手头没有讲稿,只拿一张纸片,而大课内容丰富,论点严密,语言精炼,讲起来洋洋洒洒,广征博引,理论结合实际,又有很强的逻辑性,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令每个听讲者开阔思路,启人睿智。

此外,华岗先生还有一项不可磨灭的功绩就是奠定了山东大学的办学风格和特色。他在任期间(1950—1955),山东大学出现了历史上迄今为止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华岗主政期间,山东大学由一所规模较小、不太知名的国立学校一跃而为规模颇大、学科门类齐全的国内外知名的全国重点大学,并且形成了以文科见长的办学风格和特色。可以说,华岗对新山东大学的影响是奠基性的、开创性的和具有里程碑性的。

为了提高文科科研水平并进行国内

外学术交流,华岗牵头创办了《文史哲》杂志,并以自己的稿费收入作为办刊基金。尤为难得的是,尽管有繁忙的工作,他还是为《文史哲》写稿最多的人,刊物的每期稿件他都要一一审定,常常亲自帮助别人修改文章。《文史哲》很快就在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被称为“学报之王”,也使山大文史见长的传统从此保留下来,而《文史哲》也几乎成了山大的象征。

华岗深知人才的重要,经常跟人说,著名的大学关键是靠有一批学识深厚的著名教授。他把知识分子当作朋友、同志,给予充分的尊重。两位副校长童第周和陆侃如都是民主党派,且是国内外知名的专家。为了充分发挥两位副校长的作用,华岗把行政、教学、学术等工作的管理全部交给了他们,实行分管校长负责制。由于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信赖,童、陆二人感到在华岗身边工作非常愉快。在华岗担任校长期间,童第周拒绝了调往北京工作的机会,坚持留在山东大学。

著名的历史学家赵俪生先生,曾经也在山东大学任教过。据说,正是因为当年华岗同意派专人专车不远万里从东北将赵先生的数十箱图书资料运至青岛,赵先生才欣然接受邀请到山东大学任教的。由此可见,华岗对人才的尊重,对学术的重视。而对自己论文十分自负的赵先生也只允许一个人改动自己的论文,那就是华岗。

正是由于华校长尊重知识分子,尊重人才,爱护人才并善于使用人才,才形成了 20 世纪 50 年代山东大学大师云集的气象,那时山大文史两系堪称名士如林、大家济济。其中陆侃如、高亨、萧涤非、冯沅君、童书业、郑鹤声、王仲荦、赵俪生等都是当时中国学术界的精英,他们共同托起了让后人称颂的山大文史哲研究的“黄金时代”。

一身傲骨的文人

华岗的一生都没有脱掉知识分子的本色,他的理想人格、人文情怀与教育理想是合而为一的。参加革命、撰文著述、宣传讲演与主持大学工作,其理想和目标是一致的。在其生涯历程中,不降志、不屈身,以天下为己任,勇于进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恭俭谦让,持道守正,忧道不忧贫的传统君子人格,饱经风霜肠犹热,历尽磨难骨愈遒的志士豪情,在他身上都有典型的体现。“华岗本人就是一个具有‘旧知识分子’典型习性的人。”赵俪生先生说,“他具备了浓郁的中国传统‘士’的那种‘可杀不可辱’的高贵气质和‘志于道成于仁’的人文情怀。”

1954 年冬,新组建的中共山东省委奉上级之命,开始审查批判以山东分局代书记向明为首的“反党集团”。先是让华岗到会揭发批判向明“罪行”,华岗说,“我不了解向明的反党言行,揭不出来”,又说“我不能凭空编造,陷害同志”。后来他干脆托病不出席会议,旋即被划入“反党集团”。

1955 年 8 月华岗被诬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关于胡风案,华岗认为是不

同学术观点的争论,不是什么“反革命”问题,他在一篇文章中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后来斗争矛头直接对准华岗,他竟成了“向明反党集团”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双挑人物。华岗遭逮捕时,他还是人大代表、大学校长、中共山东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他对学校“批判”他的人说:“希望大家要相信事实。”

1956 年 3 月华岗上书专案组,要求:现在立即恢复我的自由和工作,立即公平处理我的问题,这不仅是出于我的正义要求,也是组织上应有的责任,因为党有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英明政策。如果以为有权力在手,就可以不顾一切,为所欲为,对于被害人的正义申诉可以充耳不闻,那就不但违反党的原则和政策,而且和我们人民民主国家的性质不能相容。……千言万语,并作一语,我的要求只有八个大字,那就是:实事求是,公平处理。

面对无数次的审讯,他最后只说了 5 个字:“我无罪可服!”再后来,他开始在监狱漫漫的岁月中抄、著自己所喜爱的书籍了。他有诗铭志:“知识无涯天地宽,须行即骑莫迟惶。双膝未腴当知足,可酬热血换文章。”

他站在哲人的高度,以清醒的历史意识和明智忧患的眼光,把对历史和眼前的思索,倾注渲泻在笔下,先后写出《美学论要》《规律论》《自然科学发展史略》等百万字的著作。他在狱中的著作受到前辈理论家的高度评价,被誉为“发奋之作”“用生命写成的书”,说“他生活掉进了冰窟,精神却散发出一团冷香”。

1972 年 5 月 15 日这一天,先前曾在监狱小院长看护过华岗,对他十分敬重的一个姓孙的年轻人来看望他,华岗对小孙也是对这个世界留下了最后一句话:“历史会证明我是清白的。”后来他便不能讲话了。5 月 17 日华岗去世。

历史终于证明了,什么“向明反党集团”,什么“胡风反革命集团”,都是子虚乌有的事。历史终于证明了,华岗从来没有投靠过反动派,也从来没有丧失过阶级立场。

华岗追求正义,爱国爱民,学识渊博,著述丰盈,不畏强暴,不苟残生,视死如归,是中国有良知有作为有品格有情操的知识分子精英缩影!他一生追求信仰,至善至美,文如其人,人如其文。他以殒身不恤的人生悲剧警世后人,究竟该如何追求和坚守信仰!



1946 年 10 月 19 日,周恩来等人与国民党以及第三方面人士非正式会谈的合影(地点在当时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的公馆)前排左起黄炎培、周恩来、郭沫若、沈钧儒、华岗、李璜,后排左起胡政之、陈家康、陈启天、蒋银田、邵力子、罗隆基、吴铁城、李维汉、左舜生。